



函集稿

文部

籟標

書祝
籟文

芙蓉館

服部文庫
417
2112
29





孫元濟命便模

117 2517



記末歲十月十日夜夢

某夜就寢時思詩不覺寐夢中一所幹墨狼籍與二
 三子期賦五言絕句予思出人二字忽尔大父翁在
 側温而厲曰吾亦已成取白紙而書予自側竊窺猶
 似有所思先書一丘二字隔二三行末頭又書一聲
 二字似以一丘一聲為首尾者狀俄自外報有貴客
 在門已而客入門直歷盡階未^書升堂覺雲夢越公有
 一二所携生而翁不顧成前句^書之予代翁應客乞
 乞酒予起命之嗚乎神遊何感如是

升

今夕何夕忽奉玉音如自天降三秋之感猶三歲自
臺下罹疾幾度使人病悻謁于門下時聞今日臺下
小愈則雀躍而歸飯飲有味或言不減其初則遲々
去猶如辭父母之膝下者亦已彌月而野民譯家祖
母伏枕六十日自嘗藥物日夜保護之又為元也母
者有不可風之病且短景所驅賤業忽怙如狂者以
是頃日不能謁門下奉惟臺下不能寐欲奉書則恐
有觸病懶之罪不免心違々如懸旌然今夕何夕三

茅

復奉讀如親奉承尊顏霜葉之勝春花起色溢紙光
照赫齋壺醬下賜嘉肴哉不知何產奉請他日命之
尊念及之不堪拜謝即子思之側無人亦可也何敬
愛至于此哉斯心堪以為仁甚待病起慰蒼生疾病
之愛上之心耳次君字孟五斯可矣春秋之時多如
是類又顧孟是長也太也伯也同義次君則仲字君
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此二句東方朔傳語若取心
為仲行若仲道如何取舍唯命矣雁種豆及新嶋乾
魚唯填空函耳不亦一笑乎乾魚号嶋乾物炙之則

人皆掩鼻過之猶西施蒙不潔而灸直食之有溫柔
之姿炙而姑舍之則其堅如金石然終不能掩其臭
海上之^下有^上人逐臭者古人豈謂之歟不亦一笑乎已
調一二首淨書之後可奉左右起色之際慎風霜莫
忽万万奉祈耳稽首九拜

復宦侯

蓴菜一壺何以足充高館之玉膳惟是臺下之雅賞
欣然溢紙上薄物不遺野人免罪戾實為幸矣所賜
蟹醢依舊奇可愛即盛水干盤放其中猶生扶而以
是忘岑熱下濁酒則畢吏部不啻大庇哉蟹醢蓴菜
皆言為名對餘拜趨奉謝~~拜~~頓首拜

與俊卿

僕不好為人師且性遲鈍吟偶有詩句思不至詩亦
不成若亦俄頃思至自不覺其成是以集會或贈答
有成有不成亦負罪于人多

與宦侯

僕想今之諸侯不見不侮不思君侯如江海每不受
故為百川之主然予自愧為為齊竽君誠欲與道不

亦當作夫

未詳

一後一未詳

未詳

一後一未詳

肖 請開路

答人

今足下無補僕之闕而務奉僕之過似非輔仁者

與崔侯

今應遠別請一言焉夫書若鏡人朝夕監之而安其
兒安其貞而心自安即非有其蓬髮故監之而已梳
之整齊之後一監之而每所加切者而後安也以知
整齊不監之則有投杼之怨也况書者非唯應人亦
有獻焉者不獨監之而已生樂地雖然三日不讀則

形身与書不親不親厭心生

此後脫落乎又云止乎

又

曩君侯問余凡化之事夫人變化性質終不能變此
論確矣余以謂是期成於終之論而欲玉尔耳凡風
化者使人々皆為聖人難矣使人々皆不為而了未得則可
速幾雖然非謂一朝即漸々之謂也上好則下甚焉
者教一出而有志于學者勤成已德是亦不一官事
哉夫人無不好逸樂者故所為業敏於逸鈍於勤或
一二日有志者為逸人所厭見螟蛉也終習與性成

且人心不能須臾不思所思思可思則善所思思不可思則和之然思而不學則罔故當世亦莫如學詩
 凡人毛序有藝則暫思不煩但飽食終日每為是害耳故
 父母授子業子從不知而為之為之之際亦不自知
 至于善是風漸々及人人則不奔無用費財賄可期
 而建貸書藏有所請假之而置監督其事擇善良師
 而導之而其書不待多篇限通用之昏耳

汎論

余以為謔與說相似者也何則有求者則有說事有

求者則有謔言也雖然聽之者非劇以是之必有漸
 也甚可疾惡則此兩事也使君子終為小人使小人
 終為君子豈說者子之事哉惟借之而欲使信己也
 而已不知終肖其師肖其友往々予見其人不可戒慎
 哉是亦太平之終人也

是亦一以八字八肖其友一字一入于小毛序

與霍侯

惟君侯不報之德何幸儼然臨草廬加之席上賜玉
 音併二惠不知所奉謝當遄趨而布腹心奈何今日
 講會生徒既集不能稱尊意萬奉講高起耳昨將

之誤衍文

海錯~~圖~~時已見命還駕故今日謹奉呈左右而夜來
秋兩難魚網維^市設小鮮雜物汗君子之覽惟罪之畏
小物生小處莊周豈為^元言乎改若烹小鮮則何
贅於君侯哉鄙詩并奉呈惟是奉謝万分之一耳願
叱而置之他奉期十三日頓首再拜

贈某侯養白鶴

鶴尚作雁
鶴尚作雁

余一日陪某侯於園池侯顧余謂曰吾之養白鶴於
子以為如何余對曰何傷哉夫春秋以為期不怠來
往為兄為弟行常無乱見取執礼惠王得之而聞聖

人之与眾同樂蘓武得之而達其忠貞而有二千石
食之取毀於一世者矣白其羽表志潔云侯之愛人
就有道而正士亦有如此行者即籠用之政則四方
聞之來群一國豈常園囿是增之侯之志乎

語人

乞切文

予以為亦可加

教誨之論

子弟汝等聞善言何不興起乎夫汝見麗色則好之
未見麗色之時豈知好之哉獨至聞善言不好之何

意多作道

哉汝心一癡憤此意可通汝好一日樂何不好存之長
樂哉

桂花樓記

桂花之所攝忝然麗哉占鳥居爽塏之地樹之故不
求甚高而自高尔面東而芝海杳烟靄之中布帆
如鷺遙映房總之黛色海濱以內則卽舍邑屋相達
接三緣山隱然其中松杪圍繞雁塔直擢諸陵瑞氣
鬱々蒼々南北開軒而春日懸薜蘿夏谷退松風肖
西而麻布之岡茂林翠竹疎密如斜陽洩其間晚霞

君當作侯

送其色是皆此樓之美觀所謂玉芝牕蘿月干松風
軒斜陽階之所取名者也若其餘景物不詳舉于此
初多渡先侯基一樓侯即世而樓廢矣樓側有桂樹
亦枯矣至天明元年枯桂再生枝葉於是今侯感而
思則思先君之流芳即命築此樓歌于此樂于此以
存此賞永失弗諼不獨為觀之美亦惟推此心以施
有政則四方之士孰有不願攀援在侯之側者哉是
記之所以作也

賀松尾翁加秩文

夫賜祿與受祿，有其道也。有功則賜賞，廢職則有責，固矣。仕無事之朝而居有事之職，君無念，臣無奉，靦然而已，是豈其道哉。松尾翁六十一年奉于受所，而不怠所奉，公念而增祿。寬政四年壬子九月十七日也。年七十四益壯矣。公又念而設尚志之宴，亦召使與焉。余賜酒食陪觀申樂，且有使役所欲之遇。於是驚而造余曰：益任不肖，免罪戾為幸，而今如此，何以得之於我乎？欲報之德，昊天無極。我與子交，非淺請為記之。吾欲以詒子孫，使不失事君之道而不忘洪

恩矣。余感其言，聊書其意，以贈翁。姓源名益，任祖考。又謹慎奉公三世，皆加秩，嗚呼積善餘慶於翁可觀矣。翁又曰：今茲歲次于子，而公尊辰在子，隊長支配與余皆辰在子，而今有此賜，可不謂逢吉乎？余因相慶，又酌以相酬云。

答岩崎

氏

氏

寬政二年庚戌七月廿一日

余雖有一日長于足下文，則足下有長于我而師

學其先人之腴足所，聞果有所異而詢

于芻蕘，則厚哉為足下。已投玉玉人，豈隱其瑕。

哉實全珠無所阿也。

報稻垣舍人

日吉

正月十九日之火雖比辰同災不佞亦何不德及于此乎自土器第四街失火第屋咫尺風衝舉家只逃避為幸何料千里聞之即日勞一介滿縷問訊併及在在之惠也既厚哉不佞幸堂上無恙且書庫猶存勿過念惟居處四望為燒原今而思不可向近之時重似病悸事之根至不遑寧處不佞當忽卒有一人狼狽者教之道路謝曰不如大家數道予于今三罹災故云尔

十日有云之糶糶防火十五日芋坂十九日土器丁其際凡八火

宇和普教館記

侯初以為內德而翻然以為与獨內德不若使我民爪化是所以改名普教侯精勤而敷教在寬乎若夫修身念書悟道等教学之說二三文学具之予故不及此

答某

足下云無用足下讀書而逢无所用于今日之久而

曰每用而廢讀書夫學譬如釣魚一處垂綸而不得魚以為無魚若一處不得則又投于一處亦不得則又投于一處則豈有不得魚乎

寬政乙卯七年西兒賀予六十諸君贈賀章

聊述以謝

尚

今茲余年七十萱堂猶在堂尚健而雅夫并諸親賀余設宴於是余以為天使我壽而健而我無益于世自以為足乎萱堂尚在使供養之日長自以為足矣我已得為男是一樂也而使膳具薄以薄為賀是我

志也昔持南極圖賀某一人以規箴之文賀是可挾

江嶋郭翁詩記識 代人

南郭翁曾遊江嶋之日有詩句則直欲題石壁盛墨於竹筒携為出門忘便齋至則忽得七絕句時持墨筒逐者已及水墨未和欲調之深筆歸期已迫遂以筒墨題書後爪雨且潮洗摩滅其跡難分今殆經五十年斯遊之快哉知音皆亦歿余為翁之氏族殊見愛因石其詩傳于後云

跋又玄餘卅後

廉門先生著醫官玄稿之後，又有又玄餘牘，蓋碎金也。嘗欲焚之，長君孔武固請，自校而上梓，功僅一簣，而長君逝矣。嗚呼，命矣夫！視其所以，則足以觀其志矣。愛親則愛著于斯，是非營孝思，其意以為尚有發起玄稿餘論，亦大益於方技者乎。玄稿蓋先生構思五十稔而成，乃欲以此報國恩，邦隆高曾之業，使凡學者皆有法，何其壯哉！其事則余太父南郭翁既載諸序中云，奈子得於父，亦將有大為，而至此極矣。謂之何哉！人之愛子，雖無差等，然其或稱知己

殆少矣。又奈父得於子，期一經自遺，無憾身後，而子不待也。情之所鍾，亦何悲哉！先生退隱之後，謝絕賓客，自校古經不倦，七十猶矍鑠於濟世之業，教導學者之志益不衰，豈不壯哉！一日贈書余曰：自有西河之傷以來，非復昔日廉門者矣。今所以刻餘牘，則濟泰也。志已先求尊人為序，而尊人亦不起所病，感不能已。請叙焉。余昔與長君論文，愷悌可愛也。我聞古者易子而教之，苟使其無責善之不祥，則又何須易乎。謝太傅曰：我常自教兒，余有取也。今先生父子相

得至於如此。可以傳也。且餘艸不朽。猶之長君自作也。余不肖何言哉。抑發起之稿。餘論大益於方技者。乃玄之又玄。有物恍惚。覽者篤信以求。則衆妙出其
中乎

望月樓記

望月樓。自外望之舍也。側攀一梯。則三間之屋。東頭
唯有書籍筆研。餘若室及厨。而無長物。自窓間望。東
南豁然。蒼々一色。似江樓天。西則公田多黍多粟。突
然秀于林阜者。芙蓉也。北則竹樹鬱茂。如山之坦迤。

樓
作海

亦

樓本隔市井。頗有幽栖之趣。天明癸卯九月十三夜。
余偶過訪主人。杯酒平生相看相歡。主人賦詩而曰。
本邦今宵賞月已久矣。請以望月為題。且名此樓子。
其記之。余曰。善哉。無月何樂。無月何望。即今宵之月。
衆樂而我樂之。衆望而我望之。不獨專美于此物。而
後望月可望。名樓可名。是亦余所望于主人。為主人
之意。蓋亦在茲乎。是可以記也。主人姓橘。名正香。字
一。号洞庭君子之人也。

與崔洲侯

本邦今宵
賞月已久矣

逢人其人曰侯非大坂海使君一者之嗣何其世
義哉今鳴鶴在陰而侯和將其義孝哉賢哉

報內藤

得辱書審起居靜嘉幸甚往年傾蓋山陰勿論如故
又時々交歡實適我願諭示懇到長者之誼何以堪
之墨竹贊梓蕪穢慚愧而見推琅玕裝以深藏不堪
汗顏醇醪一壺實南都上尊惠莫厚焉注未詳視似
所謂霰醪者味亦殊異尋常益知為名品陶家今有
如此之物足以卒歲惟寒風日冽伏請自愛

菊生字說

隣人菊氏之子名武長幼而學文與余子弟朝習夕
誦明晤秀發其父請字之余曰有是哉無剛武之心
何以得成其業邪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語子路曰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夫人
小而聰了大未必奇是皆不果烈以好學也子之家
素善業私相扣馬於吾於子也不得猶父然子之才不怠而
學何患不成惟學可以武惟學可以剛而弘教以致
遠焉則何有於一日千里乎哉請字曰子剛

答人學經

予父行某謂予曰乃祖翁曰夫經義各自言為一說則無不可言說者信矣予聞而有記于心有是哉凡讀書浸博各有得而見不讀書者慢悔之意忽生而後漸忌出於己上者至是卑賤魔生欲賣已技於世惟驚視於人是索則悖師建碑說貪名如貪利以為不朽之盛事猶估人貨殖退察其私言與行逕庭尚如有行徒矯偽假作亦是期為庸人所羨不知議者私笑之悲哉是初不知學為君子之儒也來示曰

但來多誤且多端也不守己儒一道嗟乎是定下知一不知二也夫孔門無不備而今學孔門人皆不知其方故徂徕翁自一開各一端顧門人性近者自得其一端若解此意則門人自有近者翁豈自備而忘人備哉故徂門亦今每不備是可知也且今賣名家者流持其一缺處或聞於人議之以為已有小人哉

漫成

高
予大父高尚其事曰志在七月先君亦逐其志謂不
同者習
栖心于世七月是余分而已予歷茲間成性故亦非

堂構之不辱其先為一不朽而鳴于世者則情切于
野耳或有所作思到則述雖人請需而有作然不思
至歷年不成奈何得意在我不在人固慙僻雖其性
亦可以自愧惟人漫比之先代而望有之亦所不知
予也予偶有一句成音韻或酒中即成又下一飲曰
醉何與盛德事醒後自笑狂甚亦不與他人

答某侯

承諭若都下有米買騰譖有匹夫匹婦不聊其生如
何答曰非是不佞輩所能及雖然無已每聞命里正

流、喪、年

各課其閭豪富者施其閭中之賤者而已而賞里正
賜爵一級是亦於其閭中則有爵出于他則如平生
斗雖然大都大流不知有其所碍也

與宦侯

以上抄。與宦侯。侯尺頃不許他。已姑存。于。下。不。知。可。出。于。刻。字。否。

恭惟君侯之惠于講猶浩海之不可測而猶尚欲有
所陳鄙情退而自思亦無奈戎狄無厭之道竊自顧
家累穠居田家作苦何以高尚其事而五月某老侯
逝矣曾有作充子墨費之賜物今為烏有焉竊謀以
來之事日而足月而不足凡事豫則不躓伏願以君

子

侯折簡之餘費每月損一方桐葉惠不肖

譯

使譯

飽翰墨

譯

雖愴民之質豈不奮飛于無極之恩乎雖

故言作是

然左右謂之何哉所自懼耳不知若許其更君侯命

左右乎立陳左右欵唯命矣

懇心口也雖然願以漸

成之不欲急謀今日豫布之耳

詳

以文難助

不之

以文難助

兩岸圖跋

詳

先君以代也

此二軸本圖兩岸之勝而已所以序中不及他事也

蓋以有所因故画者亦不生新意且樂其樂真其真

不問雅俗又譬諸觀樂聞其名知其事而觀之炳如

丹青乃此卷之悉視而觀焉泛江者亦不罔云

朋波亭記

蓋亭在多渡郡多渡津地主侯歸藩後始造焉實安

永丙申春其月日也亭三間余而隨地勢啓閉蓋取

足而已夫多渡讚一都會近屬龜山城稱別封龜山

一号圓龜山昔年伊駒家以十八万石封命後移於

山崎主祝介家亦以十七万石封命例為侯者無實

子若實子幼少不能自總藩任則削侯爵為麾下

此二家移封以此例削移而今為本藩凡龜侯封其

詳八年

城即山崎家本城焉蓋圓龜本号城地故山崎家城
以称其名云亭西北正面前北海肖南諸山東大
坂海路西九州水程也海上嶋嶼相望綿々不知其
數而筆海之際水程从諸嶋与諸山其際如平湖嶋
嶼之北即大洋也堀江者亭在焉夜潮雜松林亘雨
矣左多渡山右地藏斷其側唐濱有漁家應神廟營
廟矣左顧山透阨川流一帶市井兩边列為迴船集
就中詎言朝夕者送漁船且僧者相呼也是為港賽
象頭山者取臨于此為便六相集不問四時左屏凡

是

浦遙見箱御所突出于海者右顧中洲津平地多松樹
小者尤多側有江右洲而映多渡山晴嵐鴻雁相呼
下者曆々可數矣餘清未消裊々紛々上者塩竈也
時々荷雪是塩舍映夕照也又一山為嶋布塩干地
上巖狹路暮雪也洲砂白赤雖盛夏誤雪矣南望東
上蒼々者果山果樹不可知近之青松覆山為月皓
而出秋尤宜為青山秋月亭正而有嶋号泊嶋蓋通
船相息处也猶有信風者是為歸帆矣加茂者南顧
層閣森樹号北加茂社晚鐘送功德助幽情矣今侯

時々遊息便諸臣述雅旨其才予遂記盛焉

志仲說

名義方有四方志區々守已私不知才固豈男兒乎
吾不示之人其舍乎不陪師不違親顯父母是義也
夫義出自禮禮義以接世何有所不成又時有方以
常苟貪名甚自利易常則變見生變見生則曰來所
得于心皆變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是欲達成者也
學問之道惟勤已也徇於名則非君子儒譬如璞玉
璞玉豈願見取於人而自致乎自有入而磨之琢之

而寶之雖然心豈日輝乎人輝之意不失溫潤

之璧可見

則子性後素曰禮義得乎子十五今志于

學可立方者有常而克守也友仙託于予信之諏訪

人也可後志仲惟義可方故名云

安永丁酉之夏余一日訪友人某談史及田橫事相
對酌酒泣數行下主人曰嗚乎余所知見忠烈者有
婦人三人耳其三人則吾忘之婦人世所謂義士屈
某女也屈某已復讎之後例以殉死義與同志臣葬

其君北側于泉岳寺於是女氏不肯昏為尼結一字
住寺門傍朝夕北域焚香拜其君墓畢禮考墓徧同
志之羣臣如是而今齒已向期無一日之懈怠人聞
之往候慰勞之尼心謂曰公等年少不有忠教乎
君臣之義如何可廢而勤忍為主言終滄沓出涕聞
者無不感激於是諸侯依夫人召見問往事有賜至
自內宮時以見迎余以為屈某之忠其君得之何減
田橫而其女烈志亦奇哉古三閭大夫者著離騷其
中三致意今雖事異屈父子之於忠貞與三閭同姓

亦奇哉主人詳記之可也

天順八年八月

當時白河侯掌樞機洗旧俗使勵文武世上自嚮文
武因示勇某曰曰學文之事國初徵林道春先生
而始于講四書故以朱學為官學云而後仁齋先
生者出破朱子背古之意而徂徠先生著論語徵二
并大正新古之學於是當時猶如佛家爭宗派予謂
朱子全新建新意使人各自養心一人全一生之意
也無復專居上化人之說徵說聖人本居上治人故

脩身而治人為專故予平生曰中人以上可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之論語之語尤可用幸適不爭宗派卒雖然非古之說而古之則近阿若人不病非古而但示其義云則但說其文面而已非改已所學而阿從于當時太公已於講釋有講集註且既已以應人為耕則可有斟酌也且官已建林學我輩何自建之有哉唯後生守其業耳無寸法尚溫厚則何喋々出圭角之言爭非哉是可慎之為要矣

答岩崎氏

初見兄於二日會厚哉後見兄之文才哉今見孟玉之祭文有不忍之意果文生于情者也而見屬不置以予不才當于兄急見兄之有才也予早為後于服氏而失怙失執友先生父子而得兄貴即每君子斯焉取斯

曝書得此二本聊奉慰秋暑病間欵詳曾一看過今失忘其說未遑重誦請昭察

綠篁亭記

安永癸巳春戶田大夫之東執政於青山邸也乃習
文講武孜孜不懈息又時延余討論詩書惟勤矣
既而語余曰吾嚮以奉祿之餘得一間池於廣陵南
實多奇觀請子為之記余分不可辭則雖未窺其狀
姑披圖言之爾蓋亭之地距大夫之常居三里許而
當東南隅即渡京河堤上並河行則入紆曲左折上
可三丈而得亭云亭之制縱橫三弓餘耳第茨不剪
其一隅割方一弓為茶室而庭內楓櫻二樹自生自
列不須人功近而西南際有島曰芳餌其山茂樹映

帶腰列漁家成濤艦其腰常漫為潮無進退故也
是万葉集所稱長門島者也左則海天漂渺怒濤如
奔馬尤為壯觀東北後重嶺曰比治山青松隨峰勢
茂群鷺振朝夕其中都如雪片一名白鷺峰右則
傍京河有新田有村落有市井上則連山列峙不可
極杖大抵四面綠竹夾人家猗然來連莊內可以
賦淇澳余問亭名大夫曰未命焉顧弱冠時屈景山
號余曰篁山後得此地也觀彼猗然者而意私謂
嗚呼屈氏逝矣而數十年前已知吾得此莊乎何以

吾辨之合也、感不絕余心、今而後亭名祿篁、如何對
曰、有是哉、故舊不遺、君子之義^義、夫學古之遺^道、仕行其
義也、况君今為政在公、屈氏亦將^無斐兮、赫兮、喧
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於今日、斯正可矣、遂以定焉、
大夫好和歌、又好茶事、亦惟勤矣、傳曰、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而后能得、和歌猶詩、乃茶理之一助、
於政理、靜以有得、則豈可廢乎、前是園中生兩歧竹、
又山上有相生松、是謂靜而壽之祥、

